

際間發生不利於同盟國之局勢而使盟國之勝利希望益為遙遠。就日本方面言，她與德國不同的，條大和民族為一富有迷信，不講理智與有戰爭狂之民族，他們有寧死不屈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，她的內部似不易發生變化，她的海軍力量，至今多少還是個迷，她的陸軍力量，尤未可輕侮，若依日本過去在所羅門羣島，新幾內亞與阿圖島的作戰法，太平洋上的戰事也不知還要繼續若干時，但是亦出人意料的一萬日兵防守之吉斯卡島竟不戰而退，這不僅是專家所不能預知，亦是美國政府所未及料，如果美國要以兵力收回吉斯卡，依照過去的经验，至少需時一月，然日本之不戰而退，從另一方面說，可以縮短戰爭的時間，但從另一方面說，她若將這一萬人增強另一防綫，這種撤退反可以延長另一戰事時間，同盟國家的戰略是一回事，德日如何應付又是一回事，既然有了這些不可知的因素存在着，吾人便不能對於戰爭的期限作含有正確性的預測。自然世界上沒有打不了的戰爭，若謂此次戰爭不出十年或不出五年必可結束，而結果勝利必屬盟方，此不得謂之推測，乃常識所能判斷之事。

若干專家之所能料者為大勢之推移——即此一點許多專家亦會犯嚴重的錯誤，因彼等只憑已知的因素去作判斷，而不顧及未知的因素

意大利投降後的日寇

意大利投降，慘重打擊了日寇，日寇朝野上下的慌張，實在希特勒與其黨徒之上，日寇何以這樣狼狽，難道戰爭有勝有敗，都不知道嗎？其實他們本來只算勝利，絕未料到會失敗，他們雖陷入了中國泥淖，但在希特勒大勝之後，英倫三島危在旦夕之際，加入三國同盟，以為希特勒百分之百勝利，日本即令在中國下不得臺，若全面勝利，中國最後也是無辦法的。所以他們對於最後勝利，是抱絕對信心的。

英法在西歐失敗時，德國雖擁有全歐的資源與人力，然許多明瞭國際形勢人士，因鑒於英帝國潛勢力之龐大，美國之有力支持與夫蘇聯與德國關係之微妙，仍堅信英國及其同盟可獲最後之勝利。日本珍珠港之一擊謂為錯估美國之實力也可，謂為「狗急跳牆」也亦可。至於欲精確推知戰局之如何變化，必須明瞭有關戰事之全部因素，否則即不能預言，現在就大勢講同盟國最後之勝利雖已無問題，但究需若干時間則仍為疑問，若兩國自知必敗而早日停止抵抗，則戰爭結束之日較短，若兩國均不肯無條件投降，決定困獸猶鬥，則戰爭結束之日較長。若兩國只拚物資而節省人力，則戰爭結束之日期亦較短，若兩國不計犧牲決心戰到最後一人，則戰爭結束之日期亦較長，此外戰略之運用與戰爭期限之長短尤有密切關係，此點上面業已提及之矣。

筆者本文之主旨端在指示戰爭結束期限之預料幾為一不可能之事，關於此點，專家與有關當局之不同在程度而不在性質。今日吾人所能言者，只是同盟國的最後勝利已絕無問題，而吾人距此最後勝利並不十分遙遠，此種說法雖等於不說，但除此以外，吾人亦難有其他任何合理的預言。

龔德柏

猶如墨索里尼乘法國崩潰之際，加入戰爭，認為五千年來未有的絕好機會，自以為必勝一樣。不料三國同盟條約簽字之前一日，即英倫大空戰，德空軍受重大損失之日。但同盟簽訂之日，希特勒因怕再犧牲，即停止進攻英倫，軸心開始走下坡路，以至到現在已經對決定了運命，除無條件投降外，絕無其他道路可走。造化弄人真這樣巧妙。這當然使只算勝利，絕未豫料失敗的日寇，要恐慌萬狀了！

120908

意大利投降後敵大本營報道部長谷荻那華羅少將連續作多次的廣播；情報局人員亦有種種宣傳，一面固承認戰局的嚴重，一面又希望挑撥同盟國的關係。這樣挑撥離間的伎倆，在平日已絕無生效之餘地，而在日寇已絕望的今日，更只有招致同盟國方面嘲笑與憐憫的效力。這證明日寇已臨失望的深淵，除此以外，黔驢技窮了。而使人注意的，即日寇海軍軍人中第一強硬派——並為此次世界慘禍製造人之末次正信大將，亦稱：「意大利投降，對於中立諸國，在政治上有巨大影響。」末次大將所謂中立國，並非土、西、瑞等歐洲小國，而是指俄國。因為到現在止，俄日間還是中立，日寇向來希望以對俄中立關係，努力勸使俄德單獨講和，以避免軸心全局的失敗。今後這種希望，已絕對消失，對於日寇已是很大打擊。而在德國日趨衰弱時，歐洲再有第二第三第四戰場的開闢，俄國是否還繼續對日中立？當然是很大的疑問，所以連強硬如末次大將，也不能不放棄悲聲了！

單只放悲聲與挑撥離間，是無效的，還得設法掙扎，雖不能挽救失敗的運命，或者可以減輕失敗的程度。所以九月二十一日，日政府決定「決戰時期國策運營大綱」。二十八日又決定召集第八十三屆臨時議會，與設立軍需省。這雖是最後掙扎，卻無什麼效力，我現在就此等掙扎略為批評：

日政府決定的「國策運營大綱」第一條，「結成國民間無間的團結，保持軍部與內閣的密切關係，」這一條卻洩漏了相當的祕密。因為在戰時尤其賭生死存亡的戰時，全國一致團結，是當然的。假使沒有不團結事實的話，這一條不需要發布，尤其不必擺在第一條。現在竟發布了這條，使人聯想日本國內有問題。不但國民對內閣有問題，即軍閥對內閣也有問題，世人當還記得：八月三十日，重臣曾召集內閣各閣員開懇談會。日本的重臣素來是老成持重，決不輕舉妄動，真不愧為名實相符的「重」臣。所以從來除日皇召集有所諮詢外，絕對沒有自動集會過。但自東條組閣將發動太平洋戰爭時，即常召集重臣到首相官邸開會。但這還是被召集。現在重臣不「重」了，竟自動召

集內閣各閣員開會，這當然表示日本國內已如何動搖致令重臣不得不出此舉。這是全體國民對內閣不能信任，又無方法表示此項意見，只得由重臣出面說話了！

東條是軍閥，以軍閥首領組織內閣，照理軍閥與內閣間，是不應該有問題的。但事實不然，在中日開戰之初，軍閥即有兩派，對俄派是反對對華全面戰爭的。但侵華派勝利，陷入了中國泥淖，侵俄派始終是公開反對的。其中以石原莞爾一派最為露骨。現在石原雖被退伍，但其勢力仍在，這對侵華派的東條內閣，當然是一敵國。又在今日以前，關東軍與許多軍人，主張對俄開戰，這種主張，東條已經接受，豫備於今年夏末動手。但因德國失敗得厲害，今年對俄攻勢毫無力量，而盟國攻勢又在四面八方發動，使日寇不能侵俄。今後軸心失敗更將以加速度進展，日本尤無侵俄的可能。這些主張侵俄的軍閥，當然要攻擊東條，不善抓住侵俄時機，使日本永久喪失侵俄機會。因此使德國陷於不利，而成今日必敗之局。侵俄派這樣振振有詞，對東條內閣也是一種大威脅。至於海軍閥素來與陸軍閥是反對的，日本目前陷入這樣絕境，是陸軍對華大失策所致，更要使海軍對陸軍閥不滿，尤其認東條內閣，應負戰敗的責任，而對之或有不利行動，殊在

意中。

因為人民與軍閥對東條內閣均有重大不滿，若在平時，東條內閣當然早被推翻，惟目前若推倒內閣，當然供盟國宣傳資料；並且有資格的人，不願負責來幹，所以，上層階段仍維持東條內閣，而使之負收拾時局之責。但有許多人則非推翻東條內閣不可，甚至如巴多格利奧之推翻墨索里尼，以向盟國投降的人，亦在所難免。這種運動，在日本當然不易成功，但這些人，決不承認為投降而倒閣，必然與其他勢力合作，僅稱為推翻東條而倒閣，以求達到倒閣目的後再說。所以東條內閣非嚴重警戒不可，而叫出「結成國民無間的團結，保持軍部與內閣的密切關係。」否則不致於無病呻吟了！

國策運營大綱第二條「加強國內體制」，這條條目繁多，簡單

說，可分爲人力的動員，與物力的動員。因爲今後須保衛日本本土，需要更多兵員，乃更擴大人力的動員，至徵用到文法系大學生，教職員，公務員。並決定十七項職業，應全部改用婦女，十四歲至四十歲的男子，全部徵用，其原有職務，由女子代之。至於物力的動員，則一面恐怕空襲，要疏散工廠到鄉間去；一面又要生產更多的飛機，與此配合，二十八日決定設立軍需省。

人力的動員，我們認爲毫無關係。因爲今後對日之戰，海空戰重於陸戰；而陸戰也不是僅有兵員所能成功的，軍械較兵員更爲重要。在空軍戰敗，海軍戰敗後，盟國陸軍在日本本土上陸，以盟國的機械化部隊，不是低劣裝備甚至沒有裝備的日本軍隊所能抵抗的。日本縱有數量優勢的陸軍，不夠一擊，即令能險抵抗，也不過多延長若干時間，更使日本人民蒙受痛苦而已，於日本的滅亡絕無補救。且日本國民平日飽受軍閥麻醉，養成侵略天性，尤其教育界與公務員爲甚。這些人若被日軍開犧牲，可以消滅若干侵略種子。縱不全部被犧牲，使他們受身臨戰陣的痛苦，至少可以使他們覺悟，日本的侵略教育是國民的自殺，將來他們也好自新。這於維持世界將來和平，雖無積極效果，卻有消極的效果，這勿寧是可喜的現象。

至於物力的動員，與軍需省之設立，也不過爲一種姿態，若謂有什麼大效果，則爲自欺欺人。日本在中日戰爭初，已設立企劃院，對於物資的分配，爲全盤的計劃。名雖不是軍需省，但與軍需省也無很大的區別。現在改爲軍需省，當然在行政上有若干便利，但謂這種機構上的改革，就會發生很大效力，則殊未必。因爲日本的根本缺點，在缺乏原料，缺乏高等技術；最近一二年又加上缺乏運輸力，更使困難增大。日本自九一八事變後，即以全力擴充軍需工業，尤其中日戰爭發生後，幾於一切民需工業都被犧牲。最初是全面的擴充，但已力不從心，有許多大工廠，中途因缺乏材料，缺乏機器，不能不停止進行。歐戰爆發，輸入原料困難，使日本大受打擊；三國同盟成立，美國對日部分禁輸，打擊更大。日政府對於大部分軍需工業，已不能繼

續供給原料，於是有了「重點主義」之名詞產生。即最重要產業，政府方供給原料；其次要者，雖是軍需工業，爲戰爭所需，也只得忍痛犧牲了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日本由海外絕對得不到原料，而南洋雖在日本佔領下，但出產原料不能齊全。有的太多，如橡皮錫之類；有的太少，或者完全沒有；即使南洋有的，如鐵礦、食米之類，日本又沒有船舶運輸，也與沒有同樣。所以最近日政府又宣告「超重點主義」，即飛機、造船、煤炭、鐵、輕金屬五項，爲超重點產業。只這五種，政府給與原料，使之繼續工作，其他一切戰爭工業，又都在犧牲之列。但是這次的新計劃，又只着重造飛機，日來東京廣播，特意強調這點。而輕金屬爲製造飛機所必要，當然非着重不可。其他所謂超重點產業之類，又在犧牲之列。我們可以代他們取個名字，叫作「飛機主義」罷了。我們看日本軍需工業，由全面的漸漸縮減到飛機一種，就可知道日本是如何的缺乏原料，逼得他們非如此辦不可。但現在工業有弱帶性，要擴充飛機的製造，所需材料不知若干種，決不能僅着重飛機一項，就可製造飛機的。所以日本目前的辦法，是窮途末路，結局連飛機也不能造，只有束手待斃了！即令能造飛機，也只能維持短期間。這與垂死病人，靠注射強心針，以維持一時的生命，是同樣的。何能再恢復健康，而作土匪，以危害人類呢！

從前日本人有種普通的迷信，以爲日本是神國，到了真正危險的時候，神會來援助的。蒙古人征日失敗，使他們獲得這種信心。又有一種妄想，以爲精神勝於物質，以日本人的決死精神，可以戰勝一切優良武器，如荒木貞夫提倡三百萬竹槍，戰勝俄國，即其一例。但是這次戰爭，日本屢次打敗仗，絕未見神來援助。而日本的海空軍，屢次敗於美國人之手，即陸軍國無空軍掩護也不免於失敗，日本人的精神，絕不能戰勝美國的物質。他們現在恍然大悟，只有物質才能戰勝物質，所以他們開始承認這種鐵的事實。東條的同學同班國防協會副會長河村恭輔，關於設立軍需省，發表談話稱：「過去戰爭全恃精神力量，然此次戰爭，科學技術極爲進步，飛機及各種武器皆有長足

1209 10 進步，故須恃物質之數量，以獲勝利。我們欲爭取勝利，不能僅恃精神力量，須大量生產兵器。」大本營報道部員秋山邦雄也說：「使阿圖島二千餘日軍玉碎者，我敢斷言，全為敵航空之力量。……在新幾內亞一帶，我陸軍航空隊，在護送運輸船之時，突遭百架敵機襲擊，我護送機竟全隊被滅，敵戰鬥機的性能，不可忽視。……今後的航空戰，因着重於戰鬥機與偵察機之自由與活潑，但量之增多，較實為優。以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之數，壓迫敵人，則敵人自然敗退。」云云。我們由這些話，知道日本人已覺悟僅恃精神不能獲勝，開始知道靠物質了。

但我們由他們的談話，已發現日本人已漸漸認輸了！因為他們既知道物質才能獲勝，而美國物質能力超過日本不知若干倍。僅以日本人所注重的飛機生產力而論，美國目前每月七千餘架，日本每月不過二百五十架，這是相當可靠的數字。而美國方面從寬的估計，每月亦僅七百五十架。以我們的數字計算，日本飛機生產力，僅及美國三十分之一。以美國的數字計算，也僅十分之一。但美國今後還可大量增加，日本則已到頂點；美國飛機的性質，任何一種都較日本為優，而且優得多，這更使日本望塵莫及。日本若仍恃精神力，而不談物質多寡，或者日本國內還有一部愚人，相信可獲勝利。現在軍閥本身也談到物質了，這非叫全體日本人墜入失望之深淵不可。因為美國物質力，絕非日本所能望其項背，已是日本人的常識，而況盟國全體都要參加對日作戰呢！

日軍閥一面要製造更多的飛機，以應付即將到來之美國攻勢；一面又要疏散工廠下鄉，以減低不可避免的美國轟炸威力。這真是矛盾的。因為疏散工廠，需要許多時間，在疏散期內，完全沒有生產，這是經驗告訴我們的。日本目前需要更多飛機應敵，而且刻不容緩，若遷移工場，則一架飛機也不能生產，又拿什麼去應敵呢！恐怕世界上沒有一面製造，一面遷移的神術吧！所以我不相信日本工廠能

夠疏散！

日本一方面承認物質的威力，才設立軍需省豫備製造「較美國更多」的飛機，以應付美國的攻勢。一方面又說疏散工廠與機關下鄉，我相信這是一種姿態，藉此想逃避無條件投降的運命，事實上任何一方都是辦不到的。我何以作這種判斷？這也是日政府告訴我的。因為他們的「國策運營大綱」第三條，是「推進恰切活潑的外交」，這明明說乘機講和。目前軸心絕對失敗的運命已定，盟國堅持軸心須無條件投降，日本既不願接受這種待遇，必然須有一種力量，使盟國不能不與之講和。但實際力量是沒有的，只得虛聲恫嚇，說要製造「較美國更多」的飛機，使美國以為日本真還有力量，若要完全征服日本，須有犧牲，或者願與日本講和。那末，日本的「恰切活潑的外交」，才有真推進機會。但萬一這種「妙計」不行，盟國一定要打下去，當然日本要挨轟炸，日本的工廠，經不起轟炸，所以他們說要疏散，使盟國誤認日本工廠真疏散了，轟炸無效，或者不轟炸亦未可知。那末，日本還可多支持若干時日。日政府的用意，大概是這樣吧！

但日軍閥這種「妙計」，任何人都騙不了。盟國既不怕日本製造更多飛機，從事戰爭，當然不會與日本講和。而轟炸日本勢在必行，也不會顧到工廠之遷移與否。而日本工廠絕難遷移，盟國當局更不難判斷。所以日軍閥的「妙計」，絕無獲售的可能！

日軍閥的最後掙扎手段，我認爲只是徒勞。至於召集第八十三屆臨時議會，連掙扎手段都算不上。臨時議會的召集，不過東條要其豬仔議員爲之分擔亡國責任，此外並無任何效力。所以毫無重視的價值。

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日寇處處表現了末期症狀，絕難長久支持，或者盟國開始對日總攻，日本會突然崩潰，亦在意料之中。

十月一日稿